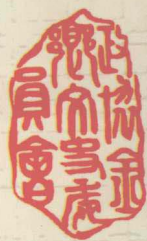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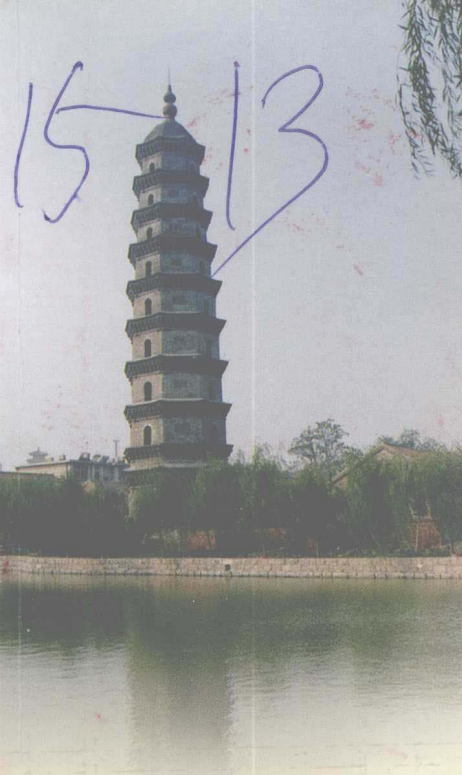


金鄉文史資料選編

第五輯



15-13

金乡文史资料选辑

第 五 辑

政协金乡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二〇〇五年六月

《金乡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政协金乡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2005 年 6 月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大 32 开本 260 千字印数 1200 册

创新印刷社印刷

(内部资料)工本费:18.00 元

《金乡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编委会

主 任：韩振中

副主任：王玉启 荆玉然

刘淑贵 于雪友

主 审：王玉启 刘淑贵

主 编：于雪友

编 辑：率秀颂 周明廉

封面说明：

封一 文峰塔(上)

文渊阁(下)

封二 羊山革命烈士纪念塔

封三 王杰塑像(上)

李白手书《壮观碑》(下)

封四 魁星楼(上)

金乡县人民医院病房大楼(下)

序

金乡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自古至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断书写着进步、文明的历史画卷,为后人编辑文史提供了多方面的途径和丰富的资料。金乡县政协充分发挥联系社会各界的优势和渠道,在广征博采史料的基础上,今年编辑出版了《金乡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本辑文史资料是从近十年征集的 30 余万字、80 余篇资料中,经过认真审定、修改、编辑,精选了 64 篇、26 万字成书的,体现了史料的统战性和“三亲”(亲历、亲见、亲闻)特色。资料翔实、鲜活,具有很高的存史价值、很强的史料性和可读性。

书中收录的文史资料,有专门向解放前参加革命的离退休老干部征集的抢救性资料;有见证人或作者访谈的纪实性资料;有社会各界人士对金乡人文资料研究探寻的挖掘性资料;还有体现金乡地域特色和乡土风情的民俗资料。阅读本辑资料,使我们能够穿越时空的距离,从亲历、亲见、亲闻的记述中,从缜密、翔实、客观的考证中,从长

短不一的篇章文字里,深刻感受革命先辈和仁人志士的精神与功德,了解金乡地域文化发展的根脉,拜悉古人先贤们的智慧与创造,为我们了解金乡、认识金乡、宣传金乡,都会大有裨益。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文史资料以其独具的特色和形式,启发我们对历史、现实和未来进行思考与探索。把文史资料这一有益今人、惠及后代的工作做好,有利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使人们从中汲取营养,增添力量,更加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家乡。

本辑稿件在征集、整理、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各级领导及广大热心文史工作的同志的关心与支持,以及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在此深表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疏漏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金乡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政协金乡县委员会主席 韩振中

二〇〇五年六月

目 录

日 寇 暴 行

- 日寇血洗金乡史实
..... 李清银口述 常真 杨永茂等 整理(1)
日本侵略者在金乡县城大屠杀记 李彦明(10)
侵华日军在金乡的种种暴行 李彦明(14)

烽 火 岁 月

- 我在金乡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经过
..... 王林岗(19)
金乡县人民革命武装的建立及活动情况
..... 李吉三(32)
湖西地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初探 王永仁(43)
湖西“肃托事件”始末
..... 于雪友 率秀颂 周明廉 整理(61)
中共中央组织部转发山东省委《关于对湖西
“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
..... 常树德 提供(76)
金乡大棠树事件始末
..... 于雪友 率秀颂 周明廉(81)
金南杆子会暴动 孔祥玉(87)
营救康子明同志脱险记 李钦元(90)

我在日伪时期做地下工作的回忆	李友石 口述 李秀立 整理(93)
深入虎穴 为民除害	李彦明(97)
我送情报的历险经过	李汝汉 口述 赵方武 李秀立 整理(99)
抗日战争时期的马集村	刘以祯(101)

往事追忆

秦和珍回忆录(节选)	秦和珍(106)
宋瑞珂及其整编六十六师	周明廉(120)
陈再道将军羊山活捉宋瑞珂	屈德骞(124)
我所熟悉的王杰	韩义祥(141)
王杰英勇牺牲之后	杨剑嵘(148)
费土留丹心 蒙山镌英名	魏宝玉(159)
杨树堂其人及其竞选角逐侧记	李鹤亭 口述 李钦元 整理(168)
“合顺号”油坊的兴衰及其经营之道	李钦元(172)
“寿春堂”药铺的变迁与发展	许昌峰(176)

人物春秋

金乡县第一个共产党员——马希文	王聚中(179)
周冠五传略	周福海 邵华(182)
辛亥革命人物——杨汉章	周明廉(185)
我的伯父耿荆山	耿清瑞(188)

- 忆王光烈士……………李兴华 整理(195)
 回忆朱煜如校长……………常树德(205)
 回忆魏志如同志生平片断……………常树德(209)
 杜学诗小传……………朱广英(214)
 医生的楷模——李志新……………李彦明(219)
 封建礼教的受害者——李逊……………李钦元(222)

史林探幽

- 金乡望族 东晋名臣——郗鉴……………苏廷光(224)
 杨震却金……………于雪友(240)
 王羲之与金乡及其轶事……………于雪友(242)
 檀道济与“三十六计”……………于雪友(247)
 檀道济唱筹量沙……………于雪友(250)
 昌邑王立废……………于雪友 整理(253)
 《世说新语》与金乡有关的人物故事十六则……………
 ……………南朝(宋)·刘义庆 于雪友 译注(260)
 金乡县县名的由来……………周明廉(270)

文史存真

- 登楼赋……………东汉·王粲 于雪友 译注(272)
 金乡薛少府厅画鹤赞……………
 ……………唐·李白 于雪友 译注(277)
 金乡张氏重修园亭记……………
 (十卷)……………北宋·晁补之 于雪友 译注(281)
 石延年作《金乡张氏园亭》诗赏析……………于雪友(288)
 欧阳修祭金乡县令石曼卿文……………
 ……………宋·欧阳修 于雪友 译注(292)

重修乡贤祠记	明·胡汝桂 于雪友 译注(296)
彭明府会田记	明·周永春 周明廉 译注(301)
柏风台记	明·诸祖 于雪友 译注(306)
东郭范张祠记	清·沈渊 于雪友 译注(310)
观风文	李继文 整理 周明廉 译注(315)
金乡古代诗选(四十首)	于雪友 选注(320)

金 乡 名 碑

攘盗碑	周明廉(348)
壮观碑	周明廉(350)
杨震却金碑	周明廉(352)
抗日十二烈士纪念碑	周明廉(355)
羊山革命烈士纪念碑	周明廉(357)

文 教 史 话

金乡一中的前身——冀鲁豫边区第二中学史略	高晶继(359)
我在冀鲁豫二中生活片断	常树德(373)
金乡县四平调剧团简史	朱广英 孙军(379)

民 俗 风 情

岁时节令风俗管窥	周明廉(395)
婚丧嫁娶礼俗琐谈	周明廉(40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金乡县委员会(五至八届)	于雪友 率秀颂 周明廉 整理(414)
---------------------------------	---------------------

日寇血洗金乡史实

李清银口述 常真 杨永茂 周福涛 整理
孙宏伟 孙宏志 周月娥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入侵我东三省，于1937年又制造了“七·七”事变，继而，日寇的魔爪伸向我山东，济南、泰安、济宁相继陷落，旧历1938年4月11日，日军欲从万福河侵入金乡，当时防守万福河一线的是韩复榘第三路军七十四师和八十八师（东起南阳湖西至菏泽），金乡、鱼台段由董延普、刘耀廷、周继仙、鉴宝玉、李义亭、侯汝建、祁保德、时锡九、石荆州、邓世清、王冠一等人分守。同时，日寇另一部分进犯鱼台县境，相里集国民党守军与日寇进行了激烈的枪战、巷战、白刃拼杀，日军出动了坦克、飞机，激战三昼夜后，营长身负重伤，全营五百余名战士阵亡三百多人（当时营长为周继仙），终因兵力悬殊，后继无援于1938年旧历4月13日被日军攻破。日军于4月14日占领隋海、孔集、董集、大苏楼等地，对金乡形成包围之势，万福河守军有釜底游鱼之险，被迫沿河向西南撤退。日军侵入金乡县境后，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相继制造了隋海惨

案(杀隋善保等 55 人),大苏楼惨案(杀苏建烈、苏文铎、苏炳铎等 40 余人),此外杀淳集男女百姓 19 人,杀康桥 4 人,杀李林 6 人,杀窦湾 6 人,沿途其它村庄无辜遭杀戮者比比皆是,相里集被一把火烧成了一片废墟。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日寇侵占金乡县城后对手无寸铁的居民、民工等进行了血腥的屠杀……

当年城墙下的斑斑血迹,魁楼河里涸红的河水已被时光的流逝冲刷干净,无法再现那一幕幕惨剧,然而我们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为了记下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我们迈进了当时幸存者化雨乡化北村村民李清银老人的家。老人家明白我们的来意后,叹了口气说:“唉,一言难尽哪!那是在……”随着老人的诉说,我们一起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

旧历 1938 年 3 月中旬,为了抵御渐渐逼近的日寇,县里按地亩数出人挖工事,因我家耕地都迫于生计卖光了,可是 20 亩地的行粮名没改,还得摊人。家里没有劳动力,我虽然才 15 岁,且身体很弱,但为了抗日就去了。当时我们化雨集去了 12 人,现在只有田中秋、李宝来、吴玉山、荆大虾、高孩这五人能叫得出名字,其它的就记不得了。进城后先是挖城北翟学屋段护城壕,整个大堤围在城外一圈,堤上堤下满是民工,黑压压一片,一个挨着一个,据说有军民四万多,后来挖深了,我力单薄,土扔不上去,一个营长命令我当勤务工,提茶倒水。约摸过了 20 多天,到了 4 月 11 日,日本鬼子从城北十里铺方向打炮,加上飞机不停地狂轰滥炸,护城堤没挖好,就把我们调到

城里去挖防空洞了。

县城内非常乱，一块去的那些乡亲也都走散找不到了。我进了城，四个城门都用麻袋装土屯死，民工的任务是在墙上掏防空洞，我分在西门南马道到西南城角这一段工。

旧历4月14日下午4点多钟，日寇把城围起来之后，开始攻城。用密集的炮弹加上空投的炸弹重点轰炸金乡南城门及整个南城墙，炮弹掠过空中的声音就象鸽子叫似的响个不停。墙外层是砖结构，内层是三合土夯筑起来的，一镢头下去不过就是一道白印，可是日寇的炮火太凶了，再硬的墙也经不住那样狂轰滥炸。到了4月15日，南城门西侧被炮弹炸开了。日寇企图进城，守城军民一起奋力抵抗，与鬼子展开了肉搏战，日寇凭借着猛烈的炮火掩护，又因城墙轰塌，才攻破了城，守城部队被迫撤退，城里的民房大部分被炸塌，有的起了火，冒着熊熊的火光，民工们都找地方躲藏起来，我们有50余人也躲藏在西门南马道的一个防空洞里。洞里漆黑，只听到外面稀稀落落的枪声，偶尔还有一阵阵急促的机枪响，时远时近的传来。人们心里七上八下地等待，大家心里只是焦躁、愤懑和恐惧！有的在暗骂国民党部队不死守待援而导致县城陷落，有的咒骂鬼子凶残暴虐，杀人如麻。大家都等待着，两天没吃东西，早就没有说话的力气了，饥饿和恐惧占据着大家的心。

外面的枪声又响起来了，掺杂着阵阵刺耳的惨叫声，一声一声，分别是向嗜杀成性的日本鬼子最有力的控拆！

我们的洞口终于也传来了鬼子咿里哇啦的怪叫，一把明晃晃的刺刀从洞口插进来，摇晃着，防空洞里本来已经挤满了人，现在大家都使劲往后蹭着身子，洞口立时闪出一块地方，独有弱小的我被推到了最前面，大家都希望我的年幼能给带来一丝好运。正推推搡搡，鬼子的一声怪叫：“哟西！”脸上的狰狞面目像凶神恶煞般地呈现出来，用刺刀挑着我的前衣襟硬把我给拖了出去。

出了洞口，左右一瞥，呀！哪里还有路，尸横遍野，城墙弹痕累累，地上血迹斑斑，弹坑里到处是兵民的尸体，呛人的血腥味和硝烟味混杂在一起，弥漫在空气中，让人窒息。15岁的我面对近在咫尺的恶魔，突然没了恐惧的感觉，胸膛里充满着仇恨的怒火，可是手无寸铁的民工面对恶魔又能做些什么呢？回头看一看，同伴们一个一个被逼出防空洞，禽兽们呀呀叫着，端着滴血的刺刀，不时用枪刺和大头鞋踢击我们的身子，然后就嘎嘎地笑起来。我们50多个人全部走出防空洞，这时我心里想：“是不是要放我们走啊！我们都是些穷苦老百姓。”刹时，我的幼稚幻想破灭了，恶狼怎会放过手中的羔羊？

一个鬼子小头目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训斥我们，他揪着我的衣领子怪叫：“你的！前面的！后面的跟上。”由于语言不通，好大一会才把我们排成一行南北纵队，一句恶狠狠地“开路！”伴随着四周的刺刀，我们缓缓踏上了死亡之路。顺着城墙下的南北路，路东边就是一口散发腥臭味的大坑，日本鬼子就挨个摁着我们的头朝西并排趴在坑涯边，四周全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城墙上架着机枪，

居高临下，正在等待向我们扫射的命令。此时，我似乎听到左边有掌声的声音，本能地偏头一看，原来是和我一起抬土的老刘，他正往坑沿上蹭，准备伺机逃脱，他微微一动，就惊动了旁边端刺刀的鬼子，这王八蛋立即拧出一脸的横肉，随着一声“八嘎”，一脚把老刘踢翻，又上前一步，刺刀捅进了老刘哥的胸膛，热血四溅，这家伙还不罢休，又一挑，整个腹腔都挑开了，禽兽们的狞笑，老刘哥的怒嚎，以及他抽搐时十指抠进泥土里的惨状使我至今难忘，我以后能够走上革命的道路，这也是一条重要原因。

老刘哥的死使大家失去了生存的信心，再没有人敢动了。

随着一声怪叫，日寇魔爪中的机枪“哒哒……”地响起来，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开始了，工友们惨叫连天，鲜血横流，呻吟声不绝于耳，尸体一个个顺着斜坡滑进坑里，随着机枪响，我也随着身边的尸首滑进了大坑，瞬间，鲜血把坑水染红了，我潜在血水里不敢动一动。当时没有死的同伴一个个痛苦地抽搐、挣扎着，我薄薄的单衣被撕碎了，他们的指甲抠进我的肉里我也不敢吭声，呻吟着的工友在水面上挣扎着，沉下去，又浮上来，呻吟声渐渐稀了，日寇就冷笑着顺着呻吟声开枪，随着绝望地惨叫，坑里恢复了寂静。

大约半小时之后，鬼子似乎已经忘记了刚杀死的这50多个中国老百姓，开始狼吞虎嚼的吃起来。四月的坑水依然冰冷刺骨，我浑身打颤，岸上的鬼子时刻威胁着我的生命，近在咫尺却不能上去，我只能猫着腰往深水里溜

浮，然后拼命地游向东岸。我拨水的动作已经很机械，寒冷、饥饿、恐惧袭击着我。我真不知道自己在在水里还能坚持多久，感觉自己真要垮了，水不时地灌进我的鼻子，动作慢下来，身体渐渐往下沉；我吃力地抬起脖子，好把口和鼻子露出水面，拼命地划水，忽然，我觉得我的脚被人抓住了，就迅速向他靠拢。我们俩终于触到岸边，这时，有个细微地声音传来，“哎！”，我本能地一惊，从咽喉里挤出来两个字——“救……命”，只见从暗影里挨过来一个人，将我们连拖带拽拉上了岸。攀谈得知，救我命的是城北孙庄的孙代芹，拉我俩上岸的是旗杆张庄的张×。

我一下跌坐在坑沿上，我们二人破旧的衣服早在水里时就被中弹的人抓挠破了，夜风吹在身上似刀割一样。孙代芹一把扯起了我：“兄弟，不能停，咱的脑袋还悬着哪！事到如今，先去我们家祠堂看看吧！”

大路不敢走，张×先爬上墙头，上面拉，下面托，我才上去了。进了一家院子，里面是个澡塘，空无一人，没有一点声息，我们胡乱地用麻袋片子缠住身子，就忙着翻另一堵墙，翻了不知多少墙，经过孙代芹辨认，这一所就是孙家的祠堂。炮弹炸着的木器还在燃烧，我们借着火光看去，偌大的一所院子被轰炸得一片狼藉，到处是死一般的沉寂，只是偶尔从象是很远的地方传来零星的枪响和人们的惨叫，我们贴着墙根悄悄摸进孙家祠堂院内，看准确没危险时，赶紧找了些旧衣服马马虎虎套在身上。稍微休息之后，我们找火摸到灶房里，发现那儿有一些面粉，我去放哨，他们两个趁着夜色弄点饭暂时摆脱了饥

■ 饿。就这样我们白天藏起来，夜里做点饭吃，度日如年的一直持续了16天。

一天，祠堂外突然传来驴叫的声音，不时有老百姓从门前过，悄悄打探了一下，据说老百姓都在周家大院。我们商量着老这样藏着也不是办法，孙代芹说他们俩出去看看，我说：“你们救了我一命，这一次无论如何不能再让你们去冒险了，我年龄小，鬼子不注意。”说完我就出去了。

大街上先前乱糟糟的死尸已经不多，腐尸的腥臭却弥漫在空气中，苍蝇黑乎乎地伏在地上，墙上、残存的电线上也爬满了，远望上去象一条黑色的毛绳。地面上一堆堆蛆虫在蠕动，让人作呕。

在拐弯处，一个鬼子看到我，皮笑肉不笑地招招手：“你的好好的！小孩的！糖的！”我刚要转身跑开，可一看到他腰带上的家伙，又不情愿地站住了，他咧开大嘴奸笑，“呸里哇啦”叫着，从口袋里抓出一把糖，我不想接，又不敢不接，糖我是接过来了，但仇恨的种子却永远埋在心底，随后，他就做了一个跟他走的手势，“开路！开路！”，一路上我心里忐忑不安，直到周家大院，我才稍稍放下心来。

当时驻金乡的日寇司令官叫高桥，在这里设了个鬼子的“维持会”，实际上是他设的一个集中营，住着好多人，老弱病残，还有负伤留下的抗日士兵，断腿的、断胳膊的、失明的、掉下巴的，惨不忍睹。在这儿我遇到了街坊杨瞎子的儿媳妇，一打听才知道她也是被从城内搜来的。